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參考資料

# 辯證唯物論與自然科學

〔三〕

生物學部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參考資料

# 辯證唯物論與自然科學

〔三〕

## 生物學部分

中國人民大學辯證唯物論  
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 內 容 提 要

本書的內容分爲兩大部分：前一部分是關於米邱林生物學的基本內容（如種的形成和種內鬥爭等）與威廉斯的土壤學說；後一部分是關於奧巴林院士的生命起源問題和勒柏辛斯卡婭的活質學說。

這些學說和理論都是自覺地運用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與原理，因而在自然科學中獲得了輝煌的成就，這對我們從事講授和學習辯證唯物論的同志有所幫助。

僅供參考，請勿翻印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西便門大街28號

※

1954年10月第一版

1954年12月第二次印刷

體重2-25.31/X43/1/25.18<sup>4</sup>/<sub>25</sub>印張·391,000字

337-7451 (15+7100)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 目 錄

|                   |            |       |
|-------------------|------------|-------|
| 論生物科學現狀·····      | 李森科·····   | 1—47  |
| 辯證唯物論與米邱林生物學····· | 斯多列托夫····· | 48—78 |

\* \* \*

|                       |                |         |
|-----------------------|----------------|---------|
| 論生物學上的種之新觀念·····      | 李森科·····       | 79—89   |
| 論種與種底形成的新觀念·····      | И. А. 西索夫····· | 90—96   |
| 恩格斯與達爾文主義的幾個問題·····   | 李森科·····       | 97—111  |
| 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        | 李森科·····       | 112—145 |
| 護田森林帶底叢式播種·····       | 李森科·····       | 146—172 |
| 有機體與環境·····           | 李森科·····       | 173—189 |
| 植物和動物有機體的生活強度·····    | 李森科·····       | 190—197 |
| 論遺傳及其變異·····          | 李森科·····       | 198—254 |
| 春化作用的理論基礎·····        | 李森科·····       | 255—317 |
| 威廉斯的學說·····           | 斯米爾諾夫·····     | 318—342 |
| (一) 關於土壤及其肥沃性的學說····· |                | 318     |
| (二) 關於土壤結構的學說·····    |                | 326     |
| (三) 特來沃頗利的耕作法·····    |                | 331     |

\* \* \*

|                              |                           |         |
|------------------------------|---------------------------|---------|
| 生命的起源·····                   | А. И. 奧巴林·····            | 343—356 |
| 關於生命的發生問題·····               | А. И. 奧巴林·····            | 357—363 |
| 地球上生命的發生問題和院士奧巴林<br>的學說····· | 阿·斯卡比切夫斯基·····            | 364—372 |
| 細胞及其生活·····                  | О. Б. 勒柏辛斯卡婭·····         | 373—380 |
| 細胞起源於生活物質·····               | О. Б. 勒柏辛斯卡婭·····         | 381—420 |
| 自然科學裏的卓越貢獻·····              | Н. В. 皮利片科、А. А. 烏伊勃····· | 421—438 |
| 現代自然科學成就啓示下的生命起源<br>問題·····  | А. И. 奧巴林·····            | 439—450 |

# 論生物科學現狀

李 森 科

## (一) 生物科學——農學的基礎

農學對於一切生物——植物、動物、微生物的研究是不可少的。因此，生物學規律的知識形成了農學的理論基礎。生物科學對於生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揭發得愈深，農業科學就愈加實際。

在實質上，農業科學和生物學是不可分離的整體，當我們說到農學理論時，也就是說到植物、動物、微生物的已經發現的及已經認識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

生物學知識的方法論的水平——首先是近五十年來以遺傳學命名的生物科學的情況，在關於動植物體生存和發展的規律，對於我們農業科學說來是有很重要的實際意義的。

## (二) 生物學的歷史——思想鬥爭的戰場

在『物種起源』書內註釋了達爾文學說的出現，標誌了科學的生物學的開始。

達爾文理論的領導思想在於自然選擇人爲選擇的學說。選擇有利於有機體的變異的形成，及繼續形成我們經常見到的生物構造及對生活環境的適應性。達爾文的選擇理論對生物界的適應性作出了合理的解釋。他的選擇觀念是正確而科學的。他的選擇學說，是廣泛的吸收了以前許多世紀的農業與畜產勞作家憑着經驗創造了許多動植物的新品種的經驗的總結。

達爾文研究了並通過實踐的分光鏡分析了自然科學家們所採得的許多事實，在農業的實踐上，給達爾文提供了這樣的物質基礎，使其能根據這些物質基礎建立了說明有機體機構適應性的真正原因的進化論，這是人類認識生物界的偉大成就。

根據恩格斯的判斷，人類對於自然界相互關係的認識過程獲得了飛躍的進步，應歸功於以下三項偉大發現：

第一，發現了細胞。第二，發現了能的轉化。第三，『達爾文所首先用周密合理的論證，來指出現在我們周圍一切的有機體包括人類，起初是為數不多的，單細胞微生物底長期發展的結果，而這些微生物的本身則又是由於發生過化學變化的原形質或蛋白質所形成』<sup>①</sup>。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對於達爾文學說曾給以高度的評價，同時也指出了達爾文的錯誤，達爾文理論的基本論點，無問題的是唯物主義的，但同時也含有一系列的嚴重錯誤，例如，很重大的錯誤是達爾文在自己的理論中引用了反動馬爾薩斯荒謬學說，與唯物主義的基礎並列起來，在現代這一錯誤更為反動的生物學者所加深了。

達爾文自己指出過，他接受了馬爾薩斯理論的要點，他在他自己的自傳上寫道：

『一八三八年十月，在我開始進行自己有系統的研究工作十五個月以後，在我消遣之中，讀完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經過長時間對於動植物的生活習性的觀察，我十分的注意到一切的生物到處進行着生存競爭的意義，因此我立刻為這種思想所感動，即在生存競爭情況下，對於生物生存有益的變異必然保存，無益的變異必然被消滅，最後我得到了一種理論，在它的指導下我得以繼續自己的工作。』<sup>②</sup>

許多人還是不了解達爾文的錯誤，把荒謬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移植到他自己學說中。真正的生物學者們，對達爾文學說錯

---

① 參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2頁。

② 『達爾文全集』，1907年版。

誤的一面不能夠也不應該不加重視。

生物學家們應經常考慮恩格斯的名言：『達爾文關於生存競爭全部學說——乃是霍布士的一切人對一切人作戰的學說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同馬爾薩斯「人口論」由人類社會移到生物界的非常簡單的搬運。在這一巧計之後，（我駁斥這種巧計的絕對正確性，如同在第一節特別是關於馬爾薩斯理論所曾指出的），他們又重新將這理論由生物界搬到歷史上來，並堅信已證實了這些理論乃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規律。這種幼稚的伎倆是一目瞭然的，已不值得多講了，不過，如我要加以更詳細地批判，那我將這樣說：這首先說明了他們是——可憐的經濟學家，其次，他們是可憐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爲了宣傳反動的馬爾薩斯發明了一種自以爲是的自然法則，馬爾薩斯寫道，『這一法則發現了在一切生物中存在的生物繁殖速度較生物本身所能掌握的食物增加數量爲大，永恆不變的趨勢』●。

每一進步的達爾文主義應該明白這一事實，反動的馬爾薩斯學說雖曾爲達爾文所採用，但它同達爾文手創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基礎是根本不相容的東西。不難想見，作爲偉大自然科學家的達爾文，爲科學的生物學立下了基石，創造了科學的新紀元，不會滿意於他所採用的，在事實上與生物界現象根本矛盾的馬爾薩斯理論。

達爾文在所積累的大量生物學事實的影響之下，曾有多次不得不得根本修正『生存競爭』的概念，不得不誇大這一概念的含義，直到不得不用隱喻來解釋這一概念。

在當時達爾文本人未能從自己所犯的錯誤理論中解放出來。這些錯誤，已由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所揭發並指正出來。今天完全不允許再接受達爾文理論的錯誤的一面，這些錯誤是建築於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其所影響出來的所謂種類鬥爭的基礎之上的，更不允許提出達爾文學說的錯誤的一面來作爲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什馬

---

● 『恩格斯致拉夫羅夫的信』。見『馬恩全集』。

● 馬爾薩斯：『人口法則實驗』。

爾高贊、乍瓦多夫斯基、朱可夫斯基)。這種對待達爾文的理論的態度正在阻礙着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實質的創造性的發展。

從達爾文學說發表的第一天起，立刻就有很明顯的事實，就是達爾文主義的唯物論的、科學的精髓——生物發展學說——是與曾經統治着生物學界的唯心論立於不可調和的敵對地位的。

在我國和外國進步思想的生物學者們，在達爾文主義中發現了科學的生物學是唯一繼續向前發展的正確的道路。他們積極的保衛達爾文主義，使不致遭受以教會及科學界極端反動分子如貝得遜之流為首的反動派的襲擊。

出色的生物學家達爾文主義者，如：科瓦勒夫斯基、美支尼可夫、謝巧諾夫、特別是季米里亞席夫，以真正科學家所具有的熱情保衛並發展達爾文主義。

偉大生物學研究家季米里亞席夫清楚的看到了惟有在達爾文主義基礎上，研究動植物生命的科學才能順利的發展。並在進一步發展與提高達爾文主義到新的高峯基礎上，生物科學才能協助農業勞動者在今天結一枝穗的植株上結出兩枝穗來。

達爾文所描繪出的達爾文主義，就已經與唯心主義宇宙觀相矛盾，那唯物主義學說的進一步發展就會更加深這種對立。因此反動的生物學者便竭盡全力企圖將達爾文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因素拋棄淨盡。個別進步的生物學家，如季米里亞席夫，已經淹沒在全世界反動生物學者陣營所演奏的反達爾文主義的大合唱中。

在達爾文以後的時代中，生物學界絕大部分人不去進一步發展達爾文的學說，却盡力使達爾文主義庸俗化，破壞它的科學基礎，這一閹割達爾文主義的詭計毫無疑問的就是維斯曼、孟德爾、莫爾干（現代反動實驗遺傳學的鼻祖）的學說。

### （三）兩個世界——生物學上的兩種意識形態

維斯曼學說的形成，在前世紀末本世紀初，以及隨後而來的孟德爾、莫爾干學說的鋒芒，都是向着反對達爾文進化學說的唯物主

義原理的。

維斯曼將他自己的觀念號爲新達爾文主義，但是從這觀念的本質上說來，乃是完全否定達爾文主義的唯物論的。他並將唯心論形而上學弄到生物學裏來。

若不認爲有機體在一定的生活條件下所獲得的個體特性必然遺傳，不認爲獲得性底遺傳，那末，生物發展觀的唯物論的理論就成爲不可理解的了。維斯曼企圖推翻這一唯物論的論點。在他的主要著作『進化論講義』中說道：『這種形式的遺傳不但沒有證實過，而且在理論上也是不可理解的……』●維斯曼在引證他自己一些較早的別的類似的言論之後，他說：『……這樣便對拉馬克的原理——用進廢退論實行了宣戰，而事實上，從此就開始了一直繼續到我們今天的鬥爭，雙方所自稱的——新拉馬克學派與新達爾文學派之間所進行的鬥爭。』●

我們知道維斯曼口口聲聲說他是對拉馬克原理宣戰，但是很易看出，他所對的宣戰者正是不可少的，否則整個取消了唯物主義進化論的原則，他是在『新達爾文主義』詞句掩護之下，對達爾文學說底唯物主義基礎宣戰。

否認獲得性可以遺傳，維斯曼臆造了一種特殊的遺傳物質，他說，應該『在細胞核中去找尋遺傳質』●，和『所尋求的遺傳性的保持者，包含於染色體內』●。在染色體內包藏各種單位，其中的每一個單位『都決定着生物體一定部分從產生到最後的形成』●。

維斯曼斷言：『生活物質具有兩大類型：遺傳質或叫作種質和營養質或叫作體質』●，維斯曼又宣稱：『遺傳質的保持者染色體，

---

● 維斯曼：『進化論講義』，1905年版，第294頁。

● 同上。

● 同上，第410頁。

● 同上，第411頁。

● 同上，第452頁。

● 同上，第413頁。

宛如一個特殊的世界。』●一個脫離生物體和它的生活條件而獨自存在的世界。

維斯曼將生活體看成了僅是遺傳種質供給養料的土壤以後，更聲稱遺傳質是永生不滅的和永不再生的物質。

他斷言『生物的生殖質永遠不會再生，不過在不斷的生長繁殖而已，這種生殖質世代綿延不絕……若只是從繁殖的觀點來看，那生殖細胞乃是生物細胞中的最重要因素，因為只有它們保存了物種，而生物體簡直是成為生殖細胞的單純育種園地在最有利條件下生成，獲得營養、增殖和成熟的一種場所』●。按照維斯曼的說法，生物體及其細胞僅是遺傳質的貯藏室和營養室，它本身是永遠不能產生後代的，『永遠也不能由自己本身生出生殖細胞來』●。

這樣，維斯曼便把神秘的遺傳質變成了永存的、不發展的，同時却又是決定生物體發展的一種物質。

維斯曼又說：『……在減數分裂以前，生殖細胞的遺傳質潛藏着生物體的一切因素。』●雖然維斯曼也聲稱：『在生殖原形質中沒有決定「鉤形鼻子」的決定素，如同沒有決定蝴蝶翅膀及其各部分的決定素一樣……』但他却又肯定了自己的意見，着重指出，無論如何，生殖質『……總包含着一些決定素，這些決定素最終決定着形成鼻子細胞的各個階段的發育，以致終於因此得出了鉤形鼻子，對於蝴蝶翅膀說來也是完全相類似的，蝴蝶翅膀及它的一切翅脈、細胞、神經、氣管、腺細胞、鱗片的形態、色素的分佈等等，都是由於大量的決定素在細胞繁殖過程中的直接影響』●。

於是，按照維斯曼的意見來說，遺傳不可能新生，當生物體生長的時候它也不能生長，它不會因受外界影響而起任何變化。

---

● 維斯曼：『進化論講義』，1905年版，第353頁。

● 同上，第505頁。

● 同上，第504頁。

● 同上，第419頁。

● 同上，第499頁。

這個長生不死的，不受生物發育時各種特質的影響而獨立存在的，支配着生死消長的生物體變化，而本身却又不是由生物體中生長出來的遺傳質——這就是形而上學的維斯曼的觀念在新達爾文主義的招牌下所搬弄出來的公開的唯心主義。

孟德爾—莫爾干學派完全接受了，甚至可以說是加深了維斯曼形而上學的要點。

莫爾干、約翰生及其他孟德爾—莫爾干學派的柱石，在討論遺傳性問題時，早就宣稱：他們要脫離達爾文進化論的約束來研討遺傳現象。例如，約翰生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中寫道：『……我們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在進化論方面結束遺傳論的有害的束縛。』●莫爾干學派發表這些宣言的目的，在企圖以一種最終的結果來看，標誌着否認生物界發展或承認發展而不過是純粹的數量變化的論點來結束他們的研究。

我前面已說過，生物科學歷史的整個篇幅，都充滿了唯物主義宇宙觀和唯心主義宇宙觀的衝突。

在現今兩個世界鬥爭的時代，幾乎完全貫穿生物科學的理論基礎的兩條互相對抗互相矛盾的路綫是更加明確了。

社會主義的農業，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制度產生出來了新的、自己的、米邱林式的、蘇維埃式的生物科學；這種生物學即是農業生物學，是在與農業實踐密切結合之中發展起來的。

蘇維埃農業科學的基礎是由米邱林和威廉斯所奠定的。他們總結並發展了前代所積累起來的一切最有價值的科學和實際經驗。他們用自己的勞作成果，對植物性質與土壤性質的識別，對農業的鑽研，提供了無數嶄新的貢獻。

科學與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實際工作的緊密結合，為理論本身的發展，為精益求精地識別生物界和土壤，創造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能性。

這是毫不誇張的說，空洞的形而上學的莫爾干生物『科學』，

---

● 約翰生：『關於變異與遺傳性的正確學說之要素』，1933年版，第178頁。

與我們的真正的米邱林式的農業生物科學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

生物學中新的積極的路綫，更確切地說，新的蘇維埃生物學、農業生物學的科學家和反動的外國生物學的代表們以及我國的一批科學家之間，發生了短兵相接的戰鬥。

反動生物科學的代表們，所謂新達爾文學派、維斯曼學派，以及一羣的孟德爾—莫爾干學派，都在堅持着他們的所謂染色體遺傳論。

孟德爾—莫爾干學派跟隨維斯曼的後面，他們主張：在染色體內有某種特殊的『遺傳質』，它們存在於生物體內如同在保險匣裏一樣，然後毫不改動地移交於下一代，完全不受有機體本身特性及其生活條件的影響。從這一概念中即可引申為：有機體在其生存生長的一定條件所獲得一些新的習性和特徵並不能被遺傳下去，這些獲得性並沒有進化的意義。

按照這個理論，生物本身獲得的一切特性是不能夠遞交後代，不能夠遺傳的。

孟德爾—莫爾干學派的理論，在『生物』這一學科內容中，生物底生活條件是不包括在內的。在莫爾干學派看起來，外界環境雖然也是必需的，但只不過是生物根據遺傳性所能容許的各種特性表演的舞台罷了。生物遺傳質（特性）的質量變化，與外界環境、生活條件是無關聯的。

新達爾文主義的代表們——孟德爾—莫爾干門徒——認為科學研究者通過適當的改變生物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控制生物遺傳性的努力是完全不科學的。因此孟德爾—莫爾干派，也就把農業生物學上的米邱林路綫叫作新拉馬克主義。在他們看來，是完全錯誤的，是不科學的路綫。

但在實際上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與新達爾文主義（維斯曼主義）的形而上學完全相反的拉馬克主義的著名論點，承認外界環境對於生物體的構成具有積極作用，承認獲得性可以遺傳，絕不是錯誤的。恰恰相反，是完全正確而合乎科學的。

第二，米邱林路線絕不能叫做新拉馬克主義，抑或是新達爾文主義。因為它排除了前兩種理論的錯誤，及達爾文學說組成部分中的馬爾薩斯理論的錯誤。它是創造性的蘇維埃達爾文主義。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熱烈展開的維斯曼學派和拉馬克學派的爭論，但拉馬克學派實較接近於真理，因為他們堅持科學的利益。而維斯曼學派則脫離了科學，投入神秘主義的道路。

物理學家施列丁格爾很好的（出乎我們的莫爾干信徒們意料之外）暴露了莫爾干派遺傳學的真正唯心主義的內幕，在他自己的『由物理學觀點看來生命是什麼？』一書中，在確切的接受維斯曼派染色體理論之後，寫了一大堆哲學的結論。結論中最主要的一段：『……個人的或個體的靈魂等於到處存在，無所不至，永遠不滅的靈魂。』施列丁格爾認為自己的主要結論是：『生物學家們試圖毫不費力就想證明神的存在和精神不死這便是他們能提供的最大貢獻。』●

蘇維埃米邱林路線的代表者，肯定地認為動植物在它的生長過程中所獲得的特性不僅可能遺傳，而且是必然遺傳。伊·烏·米邱林根據自己無數次的實驗和實際工作的實踐掌握了這種可能性。米邱林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他的學說最主要部分，即是在於給每個生物學家指出了控制動植物體的自然性的道路，指出了通過改變生活條件的方法，即是通過生物生理的方法，使生物的自然性向着實際需要去改變的道路。

劇烈的尖銳化的將生物學者們分裂為兩個不可調和的鬥爭陣營，圍繞着老的問題熾熱的展開起來：動植物體在它生活過程中所獲得的特徵、性質、是否能夠遺傳呢？換句話說：動植物性狀的改變，是否決定於影響生物體的生活條件的改變呢？

按米邱林學說來說，它的實質是辯證唯物論的，它用豐富的事

---

● 施列丁格爾：『由物理學觀點看來生命是什麼？』，莫斯科1947年版，第129頁。

實來肯定了這種決定。

按孟德爾—莫爾干派的學說來說，它的實質是形而上學唯心論的，毫無根據地否定了這種決定。

#### (四) 孟德爾—莫爾干學說的煩瑣哲學

染色體理論很早已爲季米里亞席夫批判過了，它出於荒謬的維斯曼所謂生殖質永生不滅獨立於軀體之外的學說。追隨維斯曼的莫爾干學派認爲：根據遺傳學講，父母並不是他們子女的父母。父母與子女，按照他們的學說講起來，乃是兄弟或姊妹。

此外，不論是親代或子代，他們並不是他們本身。他們僅是不竭而永生不滅的生殖質的副產品。生殖質本身的變化是完全獨立於他的副產物生物體之外的。

讓我們翻閱一下百科全書這樣的文獻，在那裏我們當然是會看見問題的精華流露出來的。

染色體理論證明人莫爾干在一九四五年出版於『美國百科全書』的論文『遺傳』上寫道：『生殖細胞即成爲卵巢和睪丸的基本組成部分。它們的形成是獨立於生物體的其餘部分之外又從不成爲構成生物體的一部分……因此，進化乃是具有生殖質的性質，而不是如以前所想的那樣具有軀體（即生物體——李森科）的性質（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這一新的特質的起源的見解，今日幾乎已爲一切生物學家所接受。』

用同樣的觀念，不同的詞句，凱色爾在同一本『美國百科全書』的一篇論文『遺傳學』中，談到生物是由受精的卵子所生成時，他進一步地爲遺傳學提出了『科學的』根據，如同下述的：

『事實上父母不僅沒有生產子女，甚至起原始功用的生殖細胞也沒有產生。父母本身不過是產生他們的受精卵或結合子的副產物罷了。而結合子的直接產物又是與產生它們自身相似的另外一種生殖細胞……可見遺傳性（即親子的近似性）決定於構成雙親的生殖細胞與構成子女的生殖細胞之間的密切聯系。後者即是前者的直接

產物。這個「生殖物質（生殖細胞質）的連續性」的原則，即是遺傳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它說明父母本身受到環境影響而發生的變化，並不遺傳給子女。這正是由於子女並非父母本身產物，而只是依附在父母身體內部的生殖質的產物……首先說明這一情況的功績應歸之於奧古斯特·維斯曼。因之，維斯曼應該被認為是遺傳學創始人之一。』

孟德爾—莫爾干的主要論點是一些虛構，這一事實對我們說來是完全清楚的。它們並沒有反映生物界的真實情況，它們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典型。

因為這是一顯而易見的事實，所以蘇聯的孟德爾—莫爾干信徒在仿效孟德爾—莫爾干派的原理之外，時常裝腔作勢的將它隱蔽起來，或偽裝起來，或以言詞的外貌遮蓋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本質。他們是爲了避免被蘇聯的讀者和聽衆嘲笑，因為蘇聯的讀者和聽衆很清楚地知道生物的胚芽或性細胞乃是生物親本的生命能力。

惟有隱藏起孟德爾—莫爾干學說的原理，那些對於動植物的生存和發展沒有深刻研究的人們，才認為染色體遺傳理論像是有條理的，或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只要承認這樣一個絕對正確的、公認的，即承認性細胞或新生的胚芽是由生物體本身，而不是由另外一個已經壯大成熟的生物體的性細胞所直接產生的話，那末所謂『堂皇』的染色體遺傳理論即時就會全部垮台。

自然，上述一切當然絲毫沒有否認染色體在細胞和生物體生長過程中的意義和作用，但這却完全不是莫爾干學派所附加給染色體的那種作用。

有很多例子可以來證明我們本國的孟德爾—莫爾干信徒們正是完全的信仰遺傳染色體理論，信仰維斯曼主義原理及其唯心主義的結論。

舉例說，科學院會員高爾錯夫肯定的說：『生物遺傳質及其基因在整個產卵過程中，不起化學變化，它並不經歷新陳代謝——氧化和還原過程。』●他這一種完全不能爲任何有知識的生物學家所接受的武斷見解中，竟抽出了一部分正在發育成長着的細胞，而取

消其新陳代謝作用。這是很顯然的，誰還不知道高爾錯夫的結論與維斯曼派、莫爾干派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所採取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呢。高爾錯夫的謬誤見解發表於一九三八年，早經米邱林學派所揭穿。如果莫爾干派不是到今天為止還仍舊頑固地站在它以前的那種反科學的立場上的話，那末過去的事情就不值得再重新提起了。

對於上述事實我們可以有更好的證明，我們可以看看前面已提到過的施列丁格爾的書，作者在這本書中所寫的在本質上和高爾錯夫寫的是一樣的東西。崇拜莫爾干派的唯心觀念的施列丁格爾同樣宣稱，有這樣一種『遺傳質，這種遺傳質基本上是不受無規律的熱力運動的影響的』●（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

這本施列丁格爾書的俄國的譯者是馬林諾夫斯基（杜比寧實驗室的科學助手），在他對這本書寫的『書後』中已完全贊同了赫爾旦的主張。將施列丁格爾的意見與高爾錯夫的觀點聯繫起來。

一九四七年馬林諾夫斯基在上述的『書後』中寫着：『施列丁格爾對於染色體看作是一個巨大的分子（施列丁格爾的「非定期性結晶」），本來由蘇聯生物學家高爾錯夫教授第一次提出來的，而不是如施列丁格爾所說的這一創見應歸功於捷爾布留克。』●

這是不須要討論的，這一煩瑣哲學的版權問題，最值得注意的倒是我們本國的莫爾干信徒中的一位——馬林諾夫斯基對於施列丁格爾的書所作的高度評價。

從他的讚美詞中摘錄一些來作例子吧：

『在施列丁格爾的書中，在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都是可以說是以生動而易於接受的形式，向讀者指出了一個科學上的新的正在迅速生長的方向，這個方向大大地結合了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方法

---

● 高爾錯夫：『染色體結構及其中物質的變動』。見『生物學』雜誌1938年1月第7卷。

● 施列丁格爾：『由物理學觀點看來生命是什麼？』。

● 同上。

……】●

『嚴格說起來，施列丁格爾的書是在這一方向的第一個有條理的結晶品……施列丁格爾在這個關於生命科學的新方向上，做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因而就完全符合於外國科學出版界對該書所做的熱烈評價。』●

因為我不是物理學者，將不來談論對施列丁格爾所創的與生物學相結合的物理學方法，至於說到施列丁格爾書中的生物學，那末它却真正是純粹的莫爾干派的，實際上，也正是這一點才引起了馬林諾夫斯基的讚揚。

『書後』記的作者對於施列丁格爾熱烈的讚美，非常生動地說明了我們的莫爾干學派在生物學上唯心主義的立場和觀點。

莫斯科大學生物學教授卡瓦多夫斯基在論文『湯姆士·亨特·莫爾干的創造道路』中寫道：『維斯曼的見解在生物學者中間取得了廣泛的反應，而且其中的許多人都曾依着這富有天才的研究家所指出的道路前進……湯姆士·亨特·莫爾干是那些對維斯曼見解的基本內容給予高度評價者之一。』●

在這裏談到的是怎樣一種『基本內容』呢？

這裏所說的按着維斯曼及一切孟德爾—莫爾干學派（其中也包括了卡瓦多夫斯基教授）的觀點看來非常重要的觀念。卡瓦多夫斯基教授把這一觀念概括為：『那個是先產生的：是雞蛋？還是雞？』卡瓦多夫斯基教授寫道：『對於這一尖銳化的問題的提出，維斯曼給了明確的斷然的答案：是先有蛋。』●

誰都明白，卡瓦多夫斯基教授追隨着維斯曼之後所提出的問題，以及它的答案——乃是舊煩瑣哲學的簡單而又陳腐的復活。

在一九四七年卡瓦多夫斯基教授仍舊重複並堅持着他在一九三

---

● 同上，第130頁。

● 同上，第131頁。

● 『莫斯科自然研究者協會公報』1947年3月第62卷。

● 同上。